



古冢丹青

河西走廊魏晋墓葬画

林少雄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



河西走廊的墓葬画，被称为戈壁荒漠里的地下画廊，填补了魏晋时期中国绘画实物资料的空白，成为当时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情形的全面实录。其重大文化艺术价值，丝毫不亚于敦煌壁画，是敦煌壁画的直接渊源，堪称中国艺术长卷中的重大发现。

陇文化丛书

胡大浚 主编

甘肃教育出版社

26.32994

L517



林少雄 著

河西走廊魏晋墓葬画

古冢丹青



003579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冢丹青:河西走廊魏晋墓葬画/林少雄著.-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7 (陇文化丛书/胡大浚主编)

ISBN 7-5423-0862-9

I. 古… II. 林… III. 墓葬-随葬品(考古)-绘画-美术考古-甘肃-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K87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9080 号

责任编辑:杨翠玲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王保华

陇文化丛书

古冢丹青

——河西走廊魏晋墓葬画

林少雄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甘肃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插页 9 字数 180 千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7-5423-0862-9/1·68 定价:16.00 元

《陇文化丛书》序

胡大浚

在中国广袤的西北高原，有一片神奇的土地。这里曾孕育着中华最古老的创世神话，燃烧着原始文明的灿烂火光；中国大规模的畜牧养殖和农耕文明的曙光曾在这里升起，周、秦王朝的先祖由此创业兴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这里曾铺写出汉唐盛世强大的武功，弹响中华统一、民族融合团结的乐章；在它儒家文化的躯体里，涌动着佛陀、伊斯兰等多元文化的血流，横贯全境的丝绸古道是承载华夏文明走向西方的脊梁……它，就是我们的甘肃省，中华古史上颇具显赫地位的陇右、河西地区。

甘肃，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考古资料证明，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仅就文字记载而言，上古时代它属于雍州。《尚书·禹贡》中反复提到的黑水、弱水、泾、渭、漾（水）、猪野（泽）、三危、积石、西顷、朱圉、鸟鼠、合黎、嶓冢……便是今日甘肃境内的胜水名山。春秋战国时代，秦霸西戎，始设郡县；秦始皇帝拒匈奴、筑长城，均始自陇西；那时的甘

肃东境属陇西、北地两郡。两汉改雍州为凉州，在今甘肃境内设置武都、陇西、天水（汉阳）、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安定、北地诸郡，河陇地区的开发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两晋南北朝时期河陇地区先后为屡经更迭的五凉、秦、魏、周等少数民族政权所据有。唐置陇右道，辖今陇东之外的甘肃全境及其周边地区，河陇地区的经济文化达到封建时代繁荣昌盛的时期，成为全国最富庶地区之一。两宋河西一度属西夏版图，河东部分地区为金朝所统辖；元统一中国，在河西置甘肃行中书省，“甘肃”行政区划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然其时黄河以东仍为陕西行中书省所辖；宋元两代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河陇地区经济文化备受摧残。明、清时期河陇经济文化得到一定恢复发展。清康熙初，设甘肃布政使司，统有今甘肃全境外，尚辖今青海、宁夏及新疆部分地区，“甘肃”在联系西北各族、实现中华统一上更占据了重要地位。

甘肃，版图辽阔，地形独特。它的总面积达 45.4 万平方公里，居全国各省区第六位。省境东西长达 1655 公里，超过自省界东至北京、上海，南至中越、中缅边境的直线距离；横穿一个甘肃，大约相当于从东欧的华沙和布达佩斯横穿西欧诸国直达伦敦的里程。然而其南北最宽才 530 公里，最窄仅 25 公里，行车不足半小时即可穿越。甘肃的位置，既深处我国的腹心地带，又绵延直达西北边陲地区。它东界陇山、秦岭与陕西接壤，南跨

岷山山脉与川西高原相通，西部无边戈壁连接新疆、青海，北方茫茫沙漠与宁夏、内蒙古贯通，正处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故全境地势高亢，多为高原、山地，沙漠、戈壁，错落广布。东部黄土高原地带以农业的早期开发而著称，作为中国北方大草原组成部分的河西走廊则以畜牧业的发展称誉史册，《史记》《汉书》所言河陇畜牧“为天下饶”，充分说明古代甘肃乃是一个农业文明与畜牧文明混合并存的地区。这样的地理位置，对它的历史文化无疑产生深刻影响，形成独具的特色。

甘肃，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胡”汉杂居，民族构成复杂。“西羌”、“西戎”是这块土地上古老的居民。秦、汉之际月支、乌孙、匈奴据有河西之地；而陇西、陇东、陇南仍有羌戎各部分布。随着秦汉王朝建政设郡，戍边屯垦，大量内地汉人移居河陇，众多降服的少数民族居民被安置于此，民族的交流融合成为陇右历史的一大主题。由于与它比邻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及迤西的“西域”、中亚，多为游牧民族繁衍驰骋之区，不同时期崛起于西北的各个游牧民族要向文明挺进、问鼎中原，莫不要足踏河陇大地，更使它成为古代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攻战争夺的前哨。在汉唐以至明清统一强盛的时代，河陇既是边防重地，又是王朝联系西北少数民族的桥梁；在国家分裂动荡之时，则成为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

分庭抗礼的割据之区，东晋十六国、中唐、五代十国及西夏时期大抵如是，在这些时期里，匈奴、氐、羌、鲜卑、吐蕃、回鹘、党项等族曾先后入主河西、陇右。这样的社会人文条件，对它的历史文化面貌更有决定性的影响。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世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河陇，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区。汉唐之际“丝绸之路”繁荣了近十个世纪，河陇成了率先接受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洗礼，融胡汉东西文明为一体，日益开放、日益发展、日益繁荣的地区。古代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以至物种等等，在陇右大地上传播、生根，大量胡商贩客、僧侣艺人、使者役夫在河陇往返、定居，行踪遗俗，迄今依稀犹存，使我们的耳际仿佛听到那送来异端的驼铃声，回响起先人走向世界的足音。这，同样赋予陇右文化以特殊的品格。

文化演进的历史表明：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上有其不同的分支派系；辽阔的国土上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生活的差异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既互相联系影响，又有各自发展的内涵与步伐。古代甘肃——陇右或谓河陇地区，就是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区，在中华民族文化苑囿中，以其独特的自然人文条件涵育出了色彩瑰异的地域文化之花，散发着醉人的异香！

回眸陇右古代的历史文化，首先让我们最鲜明感受

到的，是它那多民族混融的强烈色彩。美国学者谢赫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曾这样描绘作为唐代陇右首府的凉州说：“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悉的中原风格。”^①这是对陇右文化特质的形象说明。所谓“胡”与“异国”情调，概指唐朝西北边疆诸少数民族与西方各国，所谓“中原风格”即汉文化。唐朝诚然是我国历史上敞开胸怀无所畏惧地吸纳异域文化气魄雄伟的时代，作为陇右首府的凉州诚然是熔融多元文化异彩纷呈的城市。然而事实上整个陇右都是这样一座文化的熔炉，是丝绸古道上中国与西方文化、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舞台。这种交融虽以唐代为甚，却绝不以唐代为限，而贯穿于古代历史之全过程。这种多民族混融的文化景观，不但见诸史籍，古代诗文中尤多描绘，时至今日，陇原大地上也还随处可见。

透过文学作品，有时比干枯的历史记载更容易把握特定时代的社会心理，进而讨论某些历史文化问题。一曲《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

^① 《唐代的外来文明》38页，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心肝断绝。”^① 最好不过地表达了汉魏时期中原人翻越陇阪、踏上陇右边塞时所产生的离乡去国之悲。汉武帝“使使遮玉门关”阻止李广利归国的史实^②，东汉班超“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期盼^③，化作了唐人“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④，“孤城遥望玉门关”^⑤ 的歌唱，深刻地传达了汉唐人将玉门关视为界域中外的“国门”的心理。明·唐汝询解王诗云：“遥望玉门，求生入也。”^⑥ 意即活着回国，正是李广利、班超的心愿所在。那么，出了玉门关，就是置身异域了。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⑦ 的深意同此。这完全不应从政治学的意义上作解释。因为汉唐王朝的版图远远超出“西域”之地，今日新疆那时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就民族文化而言，汉唐西域诸多附属国的文化风貌则与中原汉文化迥然而异。因此，西方学者又有把古代敦煌视为“通向中国的大门”者^⑧，均应与此作同一理解。从东头的陇山到西

① 《乐府诗集》卷二十五。

② 《汉书》卷六十一《李广利传》。

③ 《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

④ 李颀：《古从军行》。

⑤ 王昌龄：《从军行》。

⑥ 《唐诗解》。

⑦ 《送元二使安西》。

⑧ [德] 克林凯特：《丝绸古道上的文化》192页，赵崇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端的敦煌、玉门、阳关，就是古代河陇、今日甘肃的领域。这里既是中原文化的边缘地带，又成了中、西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预热区；中原以儒家为主体的汉文化，通过河陇这条走廊通道西渐，西方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由此东传；中原正统文化的影响力在这里自然减弱，西方和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逐渐本土化，具备了融入中原主流文化的条件。作为文化的“过渡地带”，多元、兼容、开放的特色由此形成。既与其东邻秦地（今陕西）的中原文化有异，更与西域、蒙古草原、青藏高原诸少数民族文化区不同。古代中原人士足践斯土不能不鲜明感受于此。越陇阪之悲，视玉门为“国门”，实在是特定时代文化心理的微妙流露！

古代描写陇右历史生活最具特色的唐代边塞诗歌，对这种文化心理有着多侧面的展示。杜甫避乱秦州（今天水），曾深深感慨于“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①，“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②的民风民情。元稹追怀盛唐凉州的繁盛，高咏的是“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哥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缭绕，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③

① 《秦州杂诗·其三》。

② 《寓目》。

③ 《西凉伎》。

那文化融汇的斑斓色彩。岑参来到走廊西头，更为那愈浓的异域情调而激动吟叹：“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①“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南邻犬戎北接胡，将军到来备不虞……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②……即使今人读着这些诗句，想必也不难对陇右历史文化产生更为直观的体味。事实上，直到今天，甘肃仍旧聚居着十多个少数民族，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使她仍不失为连结蒙、藏、维、回等西北边疆各族、各省区，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强韧纽带。

与上述特点相表里，我们同样可以鲜明感受到的是一种强韧质朴、粗犷勇武的西部风貌，这应是陇右文化的又一特质。

陇右险固的地理形势，严峻的自然条件，频繁战争的洗礼，以及游牧民族风习信仰的熏染，是形成这一特质的内因。《汉书·地理志》说：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诸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气力，以射猎为先”，“民俗质朴，不耻寇盗”；“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而河西之地，“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保边塞，咸以兵马为务，吏民相亲”，“少盗贼，有和气之

①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② 《玉门关盖将军歌》。

应，贤于内郡”。唐人杜佑也称河陇“接近胡戎，多尚武节”，习俗如汉之旧^①。尚武，这是陇右民风的首要特点，唐诗所谓“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②，从一个方面可见；而弓马骑射的习尚，则造就了历代“名将多出焉”^③的结果，自汉李广、赵充国到唐之李世民辈，陇右名将，史不绝书，载入《廿五史》的陇籍将领达数百人之多。质实，这是严酷自然人文条件磨砺、世代艰辛创业所形成。“万顷平田四畔沙，水流依旧种桑麻”，^④至为典型地绘写了这种在荒漠上栽种文明的精神。历代甘肃人民，正是以这种不畏劳苦、坚韧纯朴和武毅犷厉的品格，写下了一部拌和着血泪和欢乐、荣辱与恩仇的陇原开发史；尤其在汉、唐之际千年中，创造了为全国瞩目的经济文化成就。仅就文化学术而言，除了早已见诸载籍的汉晋陇右学术、晋唐陇右小说、唐代之边塞文学、风靡天下的西凉乐舞，皆光耀史册而外，百年来在甘肃各地出土的为数众多的彩陶，大量秦汉简牍，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卷古文书，以及分布全省各地灿若群星的佛教石窟艺术，河西魏晋墓葬内容丰富的彩绘砖画，无不一旦发现，便产生震惊世界的巨大影响，可见甘肃的地下文物更异乎寻常地灿烂辉煌！正是

① 《通典·州郡四》。

② 朱庆馀：《自萧关望临洮》。

③ 《汉书·地理志下》。

④ 无名氏：《敦煌》，敦煌写卷伯 5007 号。

它们，形成甘肃地区极具特色的文化群落，构成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篇章。它们的陆续发现，正在为我们一一揭去宋、元以来的衰颓蒙在甘肃脸上的尘垢与面纱，让我们重新认识陇右文化的厚重底蕴、宽广襟怀，把握它沉雄的脉搏和奇异之风采。这当亦有助于我们梳理甘肃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探求这开发至早、渊源至深的文化之流，何以变化至大，前盛而后衰；在干旱的黄土、戈壁之下，寻找重新喷涌的泉脉。

半个多世纪前，当瑞典学者斯文·赫定自新疆横穿甘肃全境至西安，完成对中国荒凉萧条的西北高原的考察后写出的巨著《丝绸之路》中，有一段充满深情与睿智的话语，他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交通干线是穿越整个旧世界的最长的路，从文化—历史的观点看，这是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对中国来说，延伸和维持联系其与亚洲腹地之内领地的伟大线路，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段旅途中，我们看到了长城，它像一条找不到头尾的灰黄色长蛇，伸展在大漠之中，它已经完成了保卫中原帝国抵御北方蛮夷入侵的历史使命。我们看到路边矗起的无数烽火台，它们是已逝去的辉煌时代的默然无声却又是雄辩有力的见证。

烽火台一座接一座，似心跳一般有规律地隐现在道路的尘土和冬天的寒雾之中，似乎铁了心要和事物消亡的法则抗拒下去，尽管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沧桑，却依然挺立在那里。

我想象着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和热气腾腾的生活情景，憧憬着技术进步将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灿烂前景，幻想着人的创造力将得到空前的发展，使人人为之目眩。^①

五十多年后，当西北高原已经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古老的土地正在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时候，一位中国学者同样充满深情与睿智地说：

我向往中国的大西部，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坚信伟大的中华民族必定会强盛！而强盛之途，除了改革、开放、民主、进步而外，全面开发大西部是其关键。从历史来看，我们国家偏重东南已经很久了，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样伟大的民族，岂能久虚西北？回思汉、唐盛世，无不锐意经营西部，那末现在正是到了全面开发大西部的关键时刻了！因此我们应该为开发大西部多做点学术工作，多做点调

^① 《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查工作。^①

这些话语与我们心灵相通……

从传统中汲取面向未来的力量！了解古代甘肃，开发建设现代化的新甘肃！开发西北，振兴中华！这是我们编撰这套“陇文化丛书”的基本思考和出发点。

当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翘首遥望地平线上喷薄涌动的曙光……

一九九九年春于西北师大古籍所

① 冯其庸：《瀚海劫尘·自叙》，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版。

“陇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杨振杰

副主任：罗鸿福 韩效文 张正杰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震亚 白玉岱 杨振杰

杨家胜 张正杰 苏锐钧

罗鸿福 罗和平 胡大浚

韩效文 董玉祥 黄 强

主 编：胡大浚



魏晋砖画布局图

出行图

